

漢子傳

朵云现代国画家丛书

内容提要

本书记叙画家叶浅予的艺术生活,从他少年时期的工艺活动写起,中及青年时期的成名之作——长篇连续漫画《王先生》与《小陈留京外史》的创作。画传写到他与他的画友作为漫画兵进入抗日战争的行列,还写了他的两次出国之行:印度之行,奠定了他的国画事业基础,他用敦煌壁画的手法表现天竺佛国的舞姿,为画坛瞩目;美国之行,产生了一部《天堂记》,画西方社会的长处与短处,成为他漫画创作的压卷之作。本书专章写了他的速写艺术,从戏曲人物画到西方芭蕾,成就卓越,称他为速写大师,当之无愧。六十年代的舞蹈人物画,是浅予艺术生活中最辉煌的一页,本书对此有较多的艺术评述。书的最后写了他的教学生涯和国画教学的主张,以及他近年尝试把国画与漫画融合起来的实践,他坚持现实主义而又力图创新,老笔恣肆,另具面目。



叶浅予(一九〇七——一九九五年)

目 录

一、乾元慎	1
二、芦茨戏	9
三、盐务生	18
四、王先生	26
五、留京外史	38
六、漫画队	52
七、战时重庆	62
八、苗区写生	73
九、印度行	80
一〇、北温泉	89
一一、打箭炉	98
一二、天堂记	110
一三、新天地	120
一四、速写与默写	141
一五、创新融合	153
一六、教师生涯	171
后 记	189
附 录	
家兄浅予	191
叶浅予艺术年表	207

一、乾元慎

乾元慎是浙江桐庐城关直横街交叉处的一片南货铺子，规模不大，清末开设，民初倒闭，店史很短。店主叶恩霭是叶浅予的父亲。乾元慎有点像湖州乌镇街上的“林家铺子”，规模、命运都相像，所不同的是，林家铺子倒闭之后，林老板携女出走，乾元慎倒闭之后，叶老板让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停了学。收场相似，结局略有差异。叶浅予艺术生涯的开端，与乾元慎的盛衰有关连，故画传从这里写起。

叶浅予生于丁未年（公元一九〇七年）。羊年得子，他的乳名就唤阿羊，正式的名讳则是纶绮，以“纶”字排辈。叶家在桐庐算是一个大族，据说八始祖是余姚的一个布贩，到桐庐创业，遗下了八代子孙。到了恩纶两代，先世的遗泽已经竭尽，就需自谋生计，外出奋斗了。桐庐城里的大族，胡、叶并称，胡家排在叶家之上，是以家世盛衰分档的。胡家到本世纪初尚未衰落，二十年代还略存小贾府的味道。我们的

大姑妈嫁给胡家，大姑父是“传”字辈的中坚胡传泰，字奏平，城里乡绅中的头面人物，又是府县之内知名的书法家，颜筋柳骨，善写擘窠大字，桐庐街上大字号的招牌，多数出于他的手笔。大姑父和当时浙江书画家多有翰墨交往，厅堂上摆着大画案，经常延请画家小住，当众挥毫，依例收润。我家有王潜廔的一幅山水和两幅人物，就是父亲从寄住大姑父家的画家那儿买回的。桐庐的这个书画中心，使少年叶浅予有机会较早地接触中国书画。

父亲恩霈先生是南货店馆出身，后来升做帐房，使他练出一手规矩的簿记小楷。他读书不多，跻身小城商界之后，附庸风雅，也在老屋的客堂里布置起书画来。除了前面提到的王潜廔的山水人物，有时还从流动画商手里买些便宜的名家假画，如华新罗的花鸟和王石谷的山水之类。那时，杭州的画商和裱画店搭挡，约些不知名的画家，大量仿制名家的假字假画，到小城镇推销。弄虚作假，不足为训，但是这类托名贗鼎倒起了普及书画的作用。我们小时候晓得清朝有华新罗和王石谷这些画家，就是从父亲所买的那些假画上知道的。

南货店馆的工作常有体力活，打包捆扎样样都要来得，长期的体力锻炼使得恩霈先生身骨结实，到了古稀之年还是身子笔挺，银发长髯，隆准丰颌。黄苗子在一篇写叶浅予的文章里提到恩霈先生，说是

他见到过的最漂亮老头之一。浅予说，父亲还会做祭祀用的纸扎活，他少年时期制作送灶纸轿就是父亲教的。腊月廿三，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王爷上天述职，除夕又接回，接送都用纸轿，轿子一烧，灶王老爷就算去天上打了个来回。父亲自立门户之后，每年的送灶纸轿都是自制的，儿子长大，这件事就成了少年阿羊的任务。他以高粱杆和彩纸作材料，轿子做得有顶有门有窗，周边环以图案，有时还加金纸装饰，年年创新，越做越精。以后又发展到制作元宵玩耍的竹马龙灯，精美不下于成年艺人的制品。这是他初露才华的第一个艺术活动。母亲到了晚年还常在孙辈面前称赞他们大伯父小时制作的纸轿是全城第一。少年纶绮外出读书后，这个任务就逐渐落到弟辈手上，草草了事，艺术质量相形见绌，灶王爷上天的仪仗就差些了。

母亲青玉女士是宝和银楼李老板的女儿。外祖夫妇原是富阳人，迁居桐庐，以手艺起家，创起一份不小的家业。外祖父是个银匠，专做妇女儿童饰物，后来自己开起了银饰铺子。外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家业兴旺后，朝山进香，灵隐三竺常去，还到过普陀山。佛教徒戒杀生，可是不食荤的外祖母却必须为美食的外祖父烹鱼炖肉，这是一个矛盾。她老人家不能尝味，就命女儿立在灶边代她品尝咸淡，母亲因此善烹调，嫁到叶家，成了能干的媳妇，跟仁儒的恩霭先

生适成对照。她如果晚生二十年，进了学校，经受新思潮的洗礼，很可能成为女界的一个人物。可惜生非其时，又缺文化，便只能在大家庭的妯娌间争一日之雄长。

青玉女士是位刺绣能手，在她那一辈姐妹行中颇有一点名气，嫁到夫家后，还常有一些绣花姑娘上门向她学艺。到了中年，儿女成行，忙里偷闲，还戴上老花眼镜，用描花细笔勾线打样，飞针走线。到八十五岁去世时，在有限的遗物中，细心保存着她早年的得意绣品，设色雅淡，技艺高明。有些荷包上绣有行书诗词，她没有读过书，当然是依着粉本照描的，居然绣得笔路挺拔，潇洒有致，着实有点水平。母亲的绣花工艺，是儿时阿羊的花鸟课，他制作的纸轿龙灯上的那些装饰图案就受到母亲绣品的启发。

柳炭一向是国画家起稿的工具。叶浅予少年时的第一个绘画工具也是炭条，他常用厨灶烧下来的炭条在墙壁上画龙画虎（画龙画虎是句浙江土话，即信笔乱画之意，并非实指龙虎形象）。浙江城乡的厨灶，以前都烧柴草，大户人家是五眼灶，中等人家是三眼灶，小户人家是双眼灶。这些厨灶每天都要烧剩大量炭块和炭条，储存起来生火。如果家有喜好画龙画虎的小孩，就会出现稚拙有趣的厨房艺术。少年阿羊的炭画从厨房墙头画到公用的厅堂，目有所见，形之于画，或默写，或现描。那些炭画可以说是第一批

浅予速写吧。他画了些什么呢？是老屋天井水池里的鱼藻图，还是厨房里那只老猫的即兴写生？是临摹王潜虞的苏武牧羊图，还是默写太平庙戏台上的武将？我差他一纪，当然不及看到，可能画家自己现在也记不清了。

总括起来看一看，最早启发少年阿羊进入艺术园地的是哪些因素呢，是会纸扎活的父亲还是能绣花的母亲？是大姑父家的大画案还是那些家里挂着的华新罗和王石谷的假画？是民间艺人的元宵灯彩还是草台班的戏剧形象？可能都有影响，也可能某些方面的因素要多一些。照画家自己说，民间工艺和戏剧形象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画的影响也很早。浅予至今还记得起他童年时代老家公用厅堂上所挂的那幅人物中堂，是黄癭瓢的手笔。有年元宵节，厅上接待农村来的龙灯，燃放爆竹，火星溅到那幅中堂，烧去了一只角，浅予记得后来是托能画的族兄序鹑把它补上的。序鹑长浅予很多，是桐庐的书画家，常为纸张店和裱画作坊书写对联出售，后来做了包打官司的土律师，有笔如刀，在地方士绅中颇受人敬畏。除了叶序鹑，桐庐还有位花鸟画家汪堃，年庚与浅予相近，做过紫霄观小学的图画教师。

为了研究画家思想性格的形成，简单回顾一下二十年代的桐庐生活，可能是有用的。辛亥革命前后，阿羊出生时的桐庐还很闭塞。皇帝下台，过惯了

有皇帝生活的普通百姓还有点惶惶然。浅予记得光复那年他正四岁，与两岁的妹妹各坐一个箩筐，由长工挑着，跟随母亲到乡下去避难。那时，只要城里有点不稳的风声，妇孺往乡间一避，就算安全。桐庐小城的思想意识，和全国各地一样，主要成分无非是儒释道三者，但资本主义的市民意识也已明显渗入。祖父稼田先生是个塾师，伯父恩璜先生是个秀才，他们在功名辞章方面都不曾有什么成就，但显然是家庭中的儒家一派，也是占支配地位的一派。外祖母是佛教徒，母亲受其影响，讲命数，算是家庭中的释家一派，但影响甚小。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相信道教，他是本城道教中心延龄坛的赞助人。延龄坛创办人是胡家大姑父的兄弟胡瑟如，能画能诗，仅次于乃兄而为小城文化思想的权威人物。桐庐以前有过一个道观叫紫霄观，它的旁边就是县学。南宋所修严州府志有关于紫霄观的记载，它以后渐形废圯，县学倒一直存在，二十年代桐庐的最高学府紫霄观小学即设于此，少年纶绮和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延龄坛是后建的，由胡瑟如发起集资兴建，道观壮丽，为本城名胜之一。桐庐重建的道观及其思想意识影响，一度占主宰地位，儒释两家都不能与其争衡。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我国滨海地区天师道的发展作过专门研究，我国东南一带是魏晋玄学的传布地区，道家思想一向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影响。写过《兰亭序》的王

羲之，信的就是天师道，他的爱鹅，据陈寅恪考证，并非全为观察书法用笔，而是为道家养生的需要，这个观点确是史家之卓识。近世医家认为食鹅可以防癌，历代笔记也有过这方面的记载，但不知晋人是否已经见及于此？桐庐的道教中心命名为延龄坛，正说明道家的人生观为修身养生，延年益寿。坛内主持事务的多为本城士绅，他们是入世者，有的人也依此而生活。坛内设有扶乩设备，定期开乩，借古人的名义对道徒作处世的告诫。主持其事的是知识分子道徒，稍知文墨而又虔信这种催眠术。乩语有所为而发，号称灵验，间也开点不伤脾胃的药方，以应虔信道徒的需要，故而法事颇盛，而它的佛门高邻圆通寺香火反倒冷落了。如果少年纶绮的禀赋从父亲获得的成分较多，那么画家早期思想性格的赋形可能就是道家为体儒家为用的糅合。黄苗子说叶浅予极豁达又极谨慎，可算说到了要紧处。

二十年代的桐庐经济，由几个绍兴经理经营的京货南货字号左右着，官盐、钱庄加上它的附属产业当铺，是当地的经济权威。这时洋货已进入市场，上海颐中烟草公司（又称英美烟草公司）和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上海经理处的触角，开始伸入江浙县城，桐庐也有它们的代理行，经理是宁波人。洋货进入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生活变化，就是纸烟挤走了烟丝，火油灯取代了青油盏，雪花膏代替了鹅蛋粉，西

洋风景和美女月份牌登堂入室，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浩浩荡荡开进了小城小镇，人们的思想不变也得变。这些新鲜的市民意识，自然会挤进画家的思想。人们说浅予的血液里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成份，追本溯源，或是源于此吧。

说到那时的桐庐生活，不能不提一提当地大名鼎鼎的厨师香伯伯，现在六七十岁的桐庐城里人大概都还记得他。我们十来岁时，他已经六十出头了。每逢春秋祭祀季节来到，他就挨家挨户自带厨刀炊具上门服务，头天关照祭祀户预备好材料，早上动手，中午便开出一桌祭席。他是二十年代桐庐文明的一部分，“香伯伯”三字，便是带点土气的烹调艺术的代称。二十年代，桐庐的祭祀仪式还很隆重，父亲一辈对祖宗三跪九叩首，是作得很认真的，我们这一代是虚应故事，目的全在春祭所发的考饼和秋祭所发的馒头上。香伯伯一到，一年一度的祭祀季节就开始了。当我们这些小男丁还只能挨着个儿排队领回一份考饼啃食的时候，长子纶绮已经够资格随着父亲坐上散祭的席面，分享香伯伯的拿手好菜。少年时期吃惯了的东西，常常到老也不会忘记。叶浅予已过古稀之年，每次回浙江，总要再吃一吃桐庐的臭豆腐和杭州的片儿川。提到“炸响铃”总有会心的微笑。这大概就是人们常常为之魂牵梦萦的乡土感情吧！

二、芦 茨 戏

芦茨是个小镇，下距桐庐三十里，上接梅城（旧严州府治所）五十里。富春江水过此到桐庐与天目溪会合，绕桐君山东去。美如翠玉的芦茨溪由此进入严陵濂，对面即子陵钓台。七里泷江水湍急，略似长江三峡而小其规模。富春江出了七里濂，便进入山田相接的小平原，江水在圆石细沙间流淌，缓缓东去。我们儿时的印象，富春之美，无非是沙洲明净，江水清澈，卵石斑斓而已。长兄纶绮，在夏日常带我们到江心放马洲游泳。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我们接受的第一堂美育课。往后读到王勃“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方悟故乡的水也是如此之美。这种领悟，大概就是从自然美到艺术美的飞跃吧！

桐庐旧属严州府。南宋董棻编的《严陵集》，对州治沿革有一段简要的介绍：“自东汉之末，孙氏据有吴粤之墟，始分歙县之地，建为新安郡。逮隋而更名新定。大业改为睦州，唐初，即桐庐县别置严州。寻

废州，以县来隶。至国朝宣和中，始复今名。盖以子陵钓台为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绝著称。”苏东坡说：“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清绝，清美，概括地勾画出了富春山水的特点。晚唐诗人杜牧在唐会昌年间作过睦州刺史，他写有一首《秋晚早发新定》：“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岩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悬缨未敢濯，严濑碧淙淙。”水清得不忍濯缨，这位父母官是很珍爱山水的。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景祐中也做过睦州太守，他在任上大办书院，修建严子陵祠，所写《严先生祠堂记》有歌四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严子陵这位东汉高士，备为称颂。他在睦州写过《潇洒桐庐郡》几首，对富春山水人物有过概要的描述，诗不长，录如下：

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面青山。

潇洒桐庐郡，全家道长情；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潇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令人思杜牧，无

处不潺湲。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轻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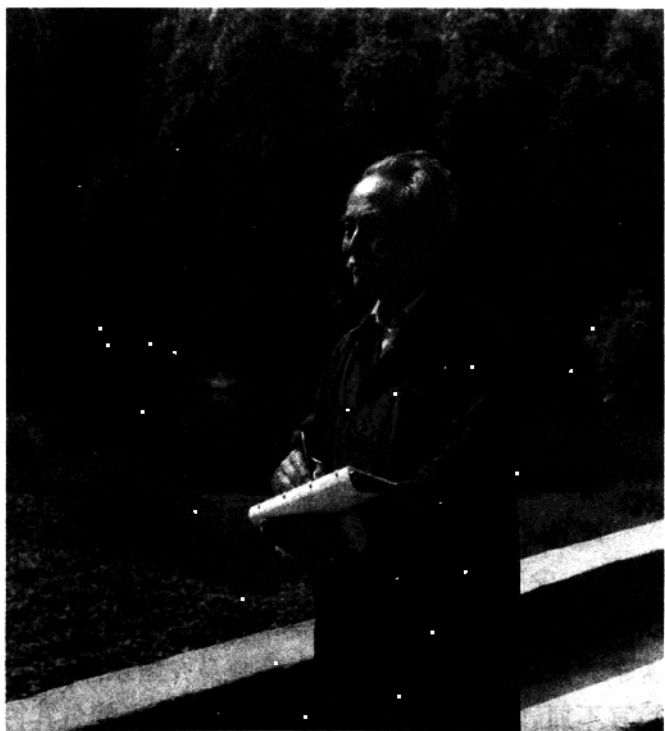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江水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这几首写于十一世纪的诗歌，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桐庐山水的后人，至今读来还是亲切有味。

严光，字子陵。《后汉书·逸民列传》说他是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一说严光本新野人，与刘秀同乡，同游学。光武做了皇帝，严光先是隐身齐国水泽，以后除官不屈，才远逃会稽，耕于富春山。后人就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历代士人慕其名节，过严陵多有题咏。《严陵集》收南朝至宋代题诗三百多首。叶浅予和周天放三十年代合编的《富春江游览志》，曾从《严陵集》选录代表诗作多首。我们小时只知钓台，不知严光其人。纶绮成年之后，回乡常携弟妹作钓台远足，一面采摘米筛花和野杜鹃，一面作摄影练习，偶而也告诉我们一些严子陵的典故。

芦茨还有一位历史人物是唐代诗人方干，他的



一九八一年在钓台芦茨溪畔(王天瑞摄)

故家在严陵濑的南岸。郁达夫说是在十里桐州九里花的花田深处,那是诗人的泛指。据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载:“方干,字雄飞,桐庐人。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

返，其愜素心。所住水木幽閑，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貧，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娛。”《唐才子傳》說他“貌陋兔缺”，但他的詩出名的清麗，編他詩集的孫郃說：“其秀也仙蕊于常花，其鳴也靈鼉于眾响。”評價是很高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七里洮口修建水電站，嚴陵瀨變為高峽平湖，蘆茨舊鎮、子陵祠堂和方干故居都已沉入水底。蘆茨溪口已匯為一片翠綠小湖，湖中留著一個未沒的山頭，上有巨松一株。方干一千年前所寫的名句“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好像倒是為今日蘆茨小湖而寫的。

為了介紹畫家故鄉的山水人物，話扯遠了點，還是回到此篇的主旨——蘆茨戲上來。蘆茨，是茆坪山茶炭山珍的集散地。桐廬人可以不知道蘆茨出過一個詩人方干，但蘆茨的菩薩，却是婦孺皆知的。據說蘆茨菩薩的俗身是山里的燒炭佬，後來潛心歸佛，修成正果。因為生前日受窯火燒炙，所以是個紅臉菩薩，小小的個頭，有山里人的氣質。他是土生的菩薩，有親切感，故而香火特盛。每年初夏，迎神賽會，桐廬人把蘆茨菩薩接進城里供奉，演戲禮拜，那就是一年一度全县最熱鬧的戲劇節——蘆茨戲。葉淺予童年最早的戲劇人物制作就是從這開始的。據他自己回憶說：“我出生在浙江省一個小縣城里，離家幾十步遠有一座廟（太平廟），廟前有戲台，每逢節日，常演